

三獎

作品：

說話的魚

得獎者：

沈政男

沈政男，一九六八年生，台中市人，台中一中、台大醫學系畢業，擔任精神科醫師十餘年。日間囚禁在白色巨塔，夜晚優游於雅典學園，長期以通識自我教育，隨意出入科學與人文兩種領域。寫作資歷年餘，曾獲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、大墩文學獎、吳濁流文藝獎、蘭陽文學獎、馬祖文學獎、基隆海洋文學獎、法律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：

中年提筆，不改學生時代習慣，總是拖到火燒屁股才完稿，這篇文章是我俯身衝過垂降的郵局鐵門，在截稿前五分鐘寄出，能得獎倍感欣喜。

感謝主辦單位的辛勞、評審老師的肯定，我會繼續努力，得更多獎金，喔不，寫出更好的作品。我愛聽音樂，工作與溝通有關，又著迷於演化論，於是融合揉捏出說話的魚，盼有人傾聽。祝福小韻們。



說話的魚

我以生物的演化歷程爲題，參加一項徵文比賽獲獎，在頒獎典禮上遇見了小韻。她坐在我的前座，白皙的頸背輕輕覆蓋著修剪整齊的髮尾，兩旁乾淨的耳垂點綴著湛藍的針狀耳環。輪到她上台領獎致詞的時候，我仔細端詳，嗯，果然是一位長相秀麗、打扮素雅的年輕女子，穿洋裝走路慢慢，一下子吸引全場幾十雙目光。如果講台角落擺著白色平台鋼琴，幾個音符叮咚滾落，眾人會預期，接下來將聽到一首首舒伯特的藝術歌曲或者義大利民謠，如輕煙在微風中裊裊揚起，從她嘴裡唱出。

她一開口，台下隨即冒出一些交頭接耳的嘈雜聲，窸窸窣窣的。母音口形誇張，聽起來一逕污污嘔嘔，像含著一枚果核；脣齒音失了準頭，淒淒切切的時候，不是遲疑模糊，就是鋒利如刀；語音的聲線時而平板單調，將流水凝凍成冰石，時而變動突兀，有如學寫字的小手逸出了紙面——原來是一位聽障女子，會場旋即安靜下來，深怕干擾了她吃力發出的音波。

我跟其他與會者一樣，眼耳瞬間被收服，無法從她身上抽離，心中卻不禁浮現我文章裡，那隻億萬年前率先攀爬上陸的魚。

浩瀚的古大陸靜默得像一張風景明信片，那隻魚是天地創生多少年後，陸地首見的移動生物。甫從漆黑陰冷的海底脫離，新世界的景物彷彿粉刷了鮮豔的螢光漆，激烈地撞擊眼球，更有溫暖的陽光

與清新的大氣摩娑著肌膚口鼻，她通體舒暢，不禁想要張嘴驚呼，卻出不了聲，只噴吐出咻咻氣流——她忘了自己是一隻沒有聲帶的魚。

這使我想起，當小韻幾週前接到得獎通知的時候，她會跟我一樣高興得振臂歡呼、跳起尖叫嗎？還是只用手語重重比出一個驚歎詞？抑或靜靜地在腦中想像頒獎場面，心跳加速微微出汗？

想像、行動與說話是宣洩情緒的三個管道，前兩者或不痛不癢，或耗時耗力，唯有發言出聲最合乎成本效益。

童話裡，美人魚必須用嗓子跟女巫交換雙足，可見聲音的重要。有腳才能移動，跨越空間與人聚合，聲音則是隱形的手腳，向四面八方延伸，用空氣的波動跟人接觸。

因此，對我那隻上了陸地的魚來說，除了四肢以外，最企盼得到的裝備就是聲音了。

我們常說「嬰兒呱呱墜地」，發聲的動作似乎是人的本能，實則蘊含一頁演化的血淚史。

首先必須有振動空氣的配備。

讓時間快轉如膠捲。千萬年過去，那隻瘡啞的魚，喉管之間慢慢長出兩片薄肉，靈巧得有如蜂鳥的翅膀，能夠快速拍動。她鼓脹胸臆，吸氣飽滿，然後加壓增溫，像引擎汽缸一般點火引爆——氣流瞬間激迸，衝撞聲帶，啊！的一聲，這世界開始有了語音。

但無耳不成聲，有人說還得有人聽，她還要再等候千萬年。

遠方的誰，頭顱兩側歷經音浪的反覆敲錘，水滴石穿，終於在堅硬的骨頭鑿出小洞，引入聲響，

震盪第一片感應敏銳的耳膜，復藉由聽覺小骨的槓桿放大，將空氣的波動化成電流，導向中樞神經；當誰的腦中閃過電光石火，複製她的驚呼聲，然後訝異轉頭，追尋來源，說與聽兩者將不再是相互隔絕的孤島，終於可以用聲音穿越空間，與人相繫。这一幕比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」更震撼，那年的北半球因此出現一整季的永晝。

最後，聲音必須承載溝通訊息，否則只是鸚鵡學舌。

關於語言如何產生，專家莫衷一是，至今只能藉由神話與傳說來掌握繁冗緩慢的演化進度。她持續捉摸脣齒位置，操練口舌肌肉，日落腳下，月升於頂，蒼茫的古大陸就是她的練聲室。不知何年何日，她在荒野咿咿呀呀太久，引來頂空一聲喟歎，隨即天色陡變，語彙如雪花自雲端落下，一個個字詞好像長了眼睛，自動去貼附在相對應的萬物，有如賣場裡五花八門的貨品標示，一切自此有了名字，方便她叫喚。

這是一段坎坷的歷史，它從來沒有逝去，反而濃縮成符碼，鑲嵌在每一顆受精卵的DNA裡，等候在生長、發育、成熟的十幾年之間重新搬演。

然而小韻，以及其他聽障人士，因著先天或後天的缺陷，被擋在這一堂課的教室之外，不得其門而入。她只能自修，用迂迴的方法仿效常人的發聲技巧，但少了正常的聽覺回饋，她聽不清自己的嗓音，就像無鏡化妝、閉眼走路一樣，難以精準流暢，不免跌跌撞撞。

於是所有的聽者都是替代的鏡子、嚮導。她從對方的眼神、表情、嘴形與手勢，間接體會自己的

聲音帶給他人的感受，據以修正構音細節。

這麼辛苦的演練，無非是要走進人群。開口說話，透過空氣的震動，將說者的口舌與聽者的耳朵連結起來，而口舌與耳朵的背後就是人的內心，說與聽的互動其實是靈魂的水乳交融。

「連結人群」，手機業者的廣告口號，主打的不正是聲音的互古用途？「華生，過來一下，讓我看看你。」一百多年前，電話的發明人貝爾在家中的實驗室，將嘴巴覆在斗大的集聲筒，挺胸吸氣，用力說出第一句透過電流傳播的話語，直達助理的耳朵，其動機不與億萬年前的那隻魚相似？

貝爾的母親天生重聽，一家人在客廳談天說地的時候，小貝爾會將嘴巴覆在母親的額頭，用低沉的音調解說內容（骨頭可以傳導聲波）。瘖啞者極少全聾，對中低頻、大音量的聲響多少可以感受，小貝爾想要破除籠罩母親一生的「不人道的靜默」，因而矢志投入聲學的研究，希望幫助她們找回聽覺，卻無意間發現了電話的傳聲原理。

從聲帶的誕生、耳朵的出現、語言的創造、到電話的發明，生物連結生物的企圖愈來愈成功，空間已被跨越，僅剩時間的藩籬尚未突破了。

就在貝爾發明電話後幾年，上帝說，讓愛迪生登場吧！於是他帶著留聲機來到世上，扮演另一隻企圖說話的魚。

愛迪生從小深受重聽之苦，珍愛聲音超過常人，他長年思索，如何才能凝結無形的聲音，將其化做可以觸摸的實體，以供反覆重播，傳諸後世？感謝愛迪生，有了錄音技術，我才能用手機將小韻的

演講保留下來，蒐藏這份偶遇的感動。

自此，遠處的、逝去的聲音，都能藉由科技穿越時空，瞬間來到跟前，生物與生物彼此緊緊倚偎，相濡以沫，人與人實已連結為一體。

小韻繼續致詞，過程裡完全未提及自己的聽障問題，似乎不須對人解釋什麼，若無其事，這使我想起我的叔父。他從小有舌繫帶沾黏的毛病，開口動輒遭到訕笑，即使後來藉由手術改善，那些兒時的譏諷已經深埋心底，成為無聲的鬼臉、永遠的人際鴻溝。如果沒有孩提時的構音障礙，外號木頭人的叔父還會這麼沉靜退縮嗎？我好奇。許多聽障人士從不在他人面前開口，即使私下演練多年，總跨不出第一步，我因此欽佩小韻的勇氣，也猜想她的家人必定也像貝爾一樣，以愛為工具，鑿穿了小韻周遭那堵隱形的隔音牆。

小韻急於從無邊無際的靜默之中出走，我聽說某些精神病患卻想要擺脫永恆的嘈雜。幻聽，那寄居在患者耳殼內的齧齒動物、趕不走的訪客，於白晝，它爬出蜿蜒的耳道，杵在病患的耳洞旁鼠言鼠語，極盡詆毀譏諷之能事；夜眠時分，宿主的頭顱觸枕，它彷彿保有一絲憐憫，或者自己也已疲累，始緩緩踱回巢穴，還給病患僅有的安寧。

幻聽是失控的內在之聲？有此一說。或許我們聽過的一切語音，儘管外在聲波像漣漪一般漸行漸遠終至止息，一旦曾於腦海激起浪花，必定留下痕跡，堆疊在記憶的書庫裡，有如新上架的館藏。白天，它隱身在常人的心底低喚，或為提醒，或為惕厲；夜晚，當意識的守門員鬆懈，它在夢境變裝登

場，取信於人；而於精神病患，它便於聽覺中樞據地爲王，恣意妄爲。

許多精神病患耽於自言自語，寧願退縮在房內跟幻聽對話，也不想與人交談，或許對他們來說，其歸屬感早已由現實抽離，寄託在另一個虛幻的社群了。

小韻的致詞內容，用字簡潔儉省，文意連貫流暢，與口音的跌宕迥異，明顯是事先擬稿、背誦而成。她能用聲音思考，像我現在一樣，聽見自己的內在之聲稱頌著她的美貌與勇氣嗎？

認知心理學說，思考是聲音與光影遺跡的內在搬弄，人想事情，不過喚出往昔的聲光印象，在腦中加乘刪減、衍伸濃縮，得出一綜合體，然後比對現實情境，做出裁決與選擇。

如此說來，天生聾聵之人，豈非只剩視覺資料得以在心中運作？也就是說，一般人用聲音想事情，甚至閱讀的時候也要在心中默念，那麼小韻呢？是腦中自有一面無形的黑板，所有意念必須化做文字寫在上面？抑或心底的螢幕隨時有纖纖十指比出手語？

我寧願想像小韻的神經中樞，因爲說話不易，在長年用語儉約的磨練之中率先升級，成爲人類思考模式演化的先驅。會不會她已能出口成章，讓那些鏗鏘精實的感言直接自腦中升起，脫口而出？未來的人類或許能用文言文構思，省去白話文的繁冗囉唆，人際溝通、訊息傳達將變得更爲扼要有效率，符合節能減碳的要求。

環保專家警告我們，地球正在暖化，世界各地氣溫逐年攀高，而依照物理學原理，空氣將變得稀薄，聲音的傳導效率隨之變差，未來，人們交談可能得以嘶吼爲之，屆時，說話這件事變得如此費

力，每個人都將就教於小韻，學習用精簡的語言思考。

想到這裡，我彷彿看見台上，一個個斑駁生鏽的宋體鉛字從她粉嫩的雙脣走出，踢著正步列隊行來。

回過神來的時候，小韻的致詞已近尾聲，她說得愈來愈滾溜，構音的障礙逐漸消失，我原本緊繃出汗的耳道也跟著鬆弛，沉湎在聲波的按摩之中。肅靜的講堂，此時從外頭花園飛進一隻蜜蜂，似乎也被她香甜的嗓音吸引。

「連結人群」，嗯，多有說服力的一句廣告詞，簡單幾個字總結我那隻說話的魚千萬年的努力，也說出我現在的願望。「我可以要妳的手機號碼嗎？」我在心中練習這句話，等她回座。

評審意見

想像的延伸與剪裁

◎張瑞芬

這篇文章我一見就非常喜歡，僅僅次於對〈六色的原罪〉的激賞，在眾多佳文中，它展現的天生敏銳度與文字掌控能力，都說明了作者是非常有潛力的。

〈說話的魚〉落筆不俗，以「爬上陸地的魚」來比喻聽障者的失能，從頒獎典禮現場巧遇的聽障女子身上，開始浮想連翩，從人類的發聲到語言進化、電話的發明，兼及幻聽與精神病患語言與邏輯的失序，結尾拉回原點，巧妙地以向她要手機號碼收束。這篇文章的難度，在於必須將各種可以延伸的聯想適當剪裁，而不顯板滯或牽強，作者正是在這些細微地方做了很好的處理，因此文氣舒徐有致，銜接緊密，主題的延伸性很好，語言精準而有魅力，足見作者的才華非屬一般。吳晟老師對此文特別給予最高肯定，我也認為，此文即使奪冠，也算是實至名歸的。